

翻刻

讀史管見

二下

肆



			九	漢
		一	二	書
		〇	八	門
		△	七	
六	二	△	號	類
冊	架	函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八	七	漢
〇	八	〇	七	書
一	〇	〇	七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7	
冊數		6	(4)
函號		298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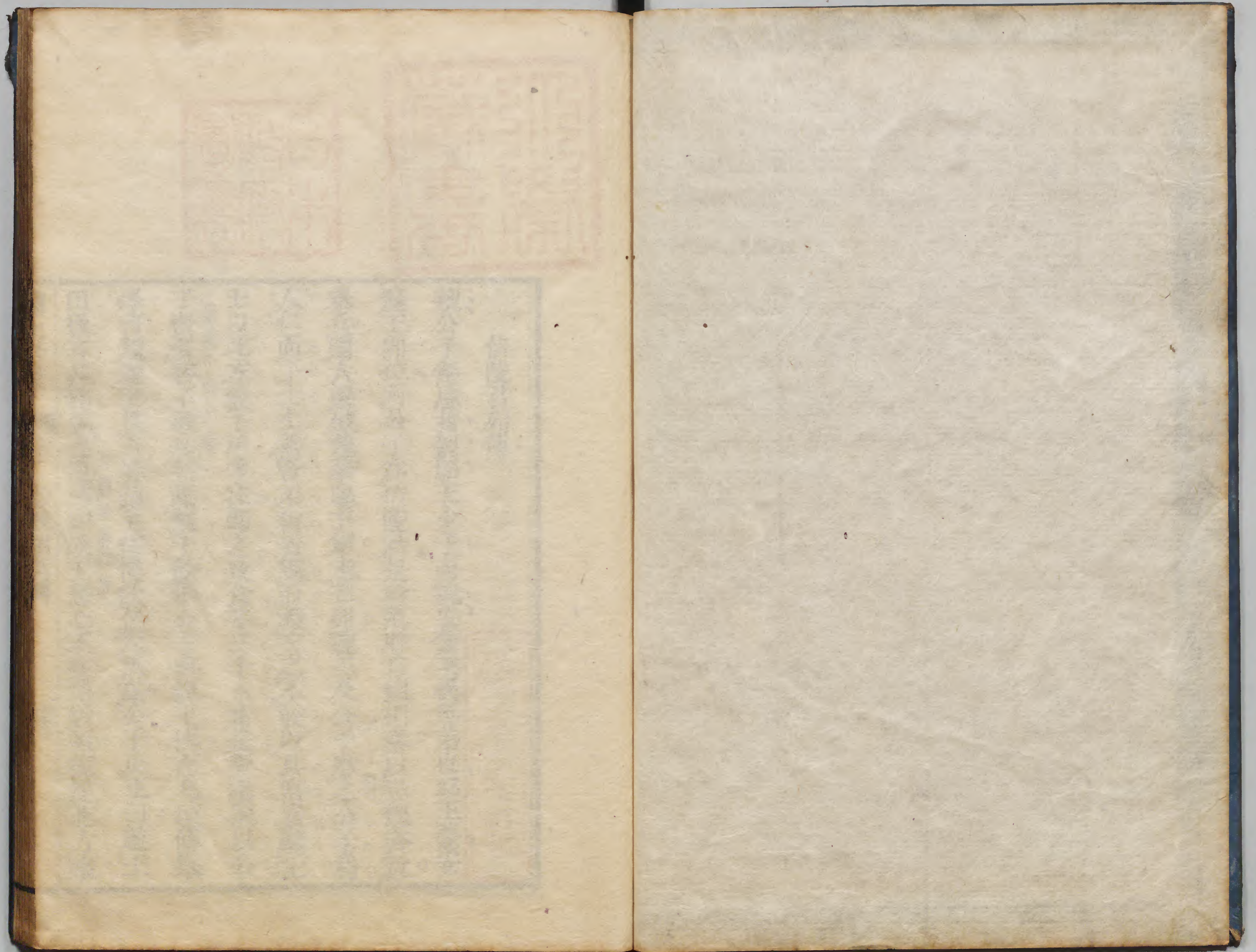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信陵君列傳

淺草文庫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

可謂神氣鎮靜

是篇中闕目處

不了語

史公於信陵得士處
俱極力摹寫讀之精
采照人

觀信陵此等舉止乃
真心好士所以勝三
君

鄧以讚曰穢悉無有
不具又并其意寫之
画殆不如

俱用旁觀法以描出
公子以逼射侯生筆
勢跳脫非常

此意甚淺非侯生本
意特為不知者道耳
須令着眼

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
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告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
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
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
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久立與其客

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
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
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
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
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
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秦之強趙之急魏之怯一時勿迫中寫出信陵一種高義深得侯生之方文瀾叠起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為謝公子恠之魏安釐王
○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
○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
○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

○心許不在形迹 ○不丁語

忽敘親誼間甚

○無意救趙

○激之以義

○又動之以情

鍾惺曰雖不濟事却不可無此念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
○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
○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
○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
○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

○說得盡方逼得出

○義高情篤

○應得聞却有意

○可

○又應得聞

○即無別法也

辭決時公子不即請
教侯生不即設謀兩
人見地俱高歷歷敘
出行文波上生波

李贄曰抱閨人偏知
官禁秘密事奇哉

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即為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
定計四君食客誰有及之
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想早筭定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
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
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
省筆之法
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
策必萬全
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有此一泣方稱信陵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
大笑大呼即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
與侯生笑應
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
是力士志向
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又聞冷得妙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
前不從不送
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
誰有此激烈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
嚙啗之神如見
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
只此寫朱亥
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

鍾隱曰戰國用兵
此一今絕響矣

侯生已死魏王盛怒
公子此時幾無以自
全矣

侯生既死之後毛薛
未遇之前不可無此
一客

公子性本謙讓又復
机警手載下令人欽
慕

趙王不忍獻五城乃
因公子退讓所以如
此抑知此筆亦愈形
公子之退讓也妙文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
此意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

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

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

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

越王伐吳遣士卒亦

輔負以盛矢

墓神之筆

插此句結前案

拖句佳

頓點作針線

毛薛之說當自此開之

長者之言

聞此言心安否

本真畢露

乃是至情

雙寫

豈試公子耶

相知以心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

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

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郭為公子湯沐邑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

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

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

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

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

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

門下有士三千而不
知又安知博徒賣漿
中人耶被信陵一語
罵盡知入哉信陵
此董客之去留俱不
足為門下重輕也

陳仁錫曰賢者獨見
其大

以信陵之偏執得一
公正論鑿鑿成其救
魏之功其才知亦不
亞侯生

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

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

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

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

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

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

讀史管見

卷二 信陵君列傳

四七

寫魏王信問亦暗照起處其能意

唐順之曰以魏亡係本傳見公子係魏之存亡

之乃行金萬斤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限惋惜之意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

傳中實事已見故贊全以虛筆寫企仰之神

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尊上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蔣元善曰胸有竊符着數何難一言只躊躇到晉鄙分中十分難出口鄙將重兵於外國之司命若合符不聽是鄙守職而不失也守職不失之人而殺之豈繫仇鄙實仇王併仇魏嬴惡得無死其不死於公子之行而數至軍為期者待軍中消息也鄙死從而死耳

戰國四君皆以好士稱。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觀其下交巖穴。深得孟氏不挾之旨。蓋其質本仁厚。性復聰慧。聰慧則能知人。用人仁厚。則待賢自有一段倦慕不盡之真意。非勉強矯飾者可比。此賢士所以樂爲用也。餘二君孟嘗。但營私耳。平原徒豪舉耳。黃歇愈不足道。類皆好士以自爲。而信陵則好士以爲國也。好士爲國。故其得士之效。亦動關乃國之莫安。得侯生而救趙之功。成救趙卽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擯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則祖宗之國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強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謀卓見。足以贊其存魏。

強魏之功。故未任事。則天下畏其賢而多客。不敢窺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輒退走不迭。而天下諸侯皆親魏。乃兩以毀廢此天之不祚魏也。竟病酒而卒。五字太史公痛惜之聲。淚溢筆下。卽以魏亡綴諸傳末。以其有係於魏之存亡也。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係獨信陵。以公子稱。明其一心爲魏。不失公子之親。開端連綴三魏字。見魏止以信陵重耳。篇中摹寫其下交貧賤一種虛衷折節。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筆。曲曲傳之。不特傳其事。而并傳其神。迄今讀之。猶覺數賢人傾心相得之神。盡心盡策之致。活現昏上真化工。

筆也。蓋賢士在泥塗中，不知幾經閱歷，練成滿腹，知微知彰之學，本無求於人，非其人，卽求之亦不吐也。有抱璞終耳，惟遇當世之賢，中心好之，忿勢而篤巖穴之交，隆禮而敦道德之好，於是不得不以知己許之，許以知己，則爲之獻謀，爲之捐軀，亦不惜矣。此修身潔行之侯生，不得不爲信陵死，匿跡末業之毛薛，不得不爲信陵用，爲之用者賢，則用之者之賢愈見，故不特當時諸侯重之，卽隔代帝王亦重之。高祖所以爲之置守塚，而令民四時奉祠不絕也。茅鹿門先生謂信陵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信哉。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冉。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擊笞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卽卷以箚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廁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箚中死人。魏

安平之薦一片苦心

王稽有意求賢而能
知唯智亦不凡

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
更生乃○遂○操○范○睢○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伏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
深密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
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
形影相吊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
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
說秦之策已定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
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

一見穰侯便已著著
算定翼日攬其權而
奪其位直取掌握中
耶
前則匿車此則下車
志穰侯雖智能制睢
耶

凌約言曰將叙范睢
上書先提時事與用
事之人一段下文方
有頭緒此文字機軸

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毋○
關心切語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心○索○之○於○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
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
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
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因○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

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

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
盲取妙然非善形容
不能見其次序

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
宮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
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
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
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
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
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
俱歸者其言淡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問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
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
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
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
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亾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

鄧以讚戶到此方截
佳百折一回

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

凌登第曰：范雎拜秦王亦拜，只此兩言，形容兩人傾動處無限委致。

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蔣云○末○句○振○起○有○勢○說，態居溪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囚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蹠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寇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

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猶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

鍾惺曰：是報魏齊張本

語真確可行

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路，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亾，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

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

以爭權之故使其主廢母逐弟傾危之士心毒手辣若此良心喪盡孟夫子所以惡縱橫之徒也

茅坤曰以前總是寫穰侯之驕傲入秦而據四國之權以後又總寫穰侯報復魏齊張本

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於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恠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

正。自。驚。神。不。定。映。綉。袍。

驚笑哀恠大驚一時錯併

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恠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

茅坤曰總只詐變姓名一句摹寫千情萬態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絕妙一劇傳奇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見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止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止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

范睢蔡澤列傳 五十八

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命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

必待王稽言而後思報之。猶多快快之色。可知睢急於報怨。緩於報德。

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

布衣之友十日之飲
是豪舉人行徑故平
原一聞此言信以為
然而不知已為秦所
愚矣

平原一生言語只此
數語差強人意

雖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
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
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
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之家
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魏齊當日亦必豪俠
好義者平原匿之卿
棄相印而舍之信陵
聞侯生之說亦趣駕
往迎之他事不傳傳
其已逸一爭亦可想
見其為人

齊寧死于信陵之難
見而不肯死于范雎
之手氣亦烈烈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
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
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
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問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生雖者由安平貴
者由王稽此大恩何
可不報但報必須有
道或量其人才否而
授之官斯能稱職不
然則多酬金帛而使
之富亦足以報乃遽
使代將使之為守雖
出王命實難主之卒
至一敗降一坐法是
報之適以害之且自
害而又害國也一舉
而數失雖亦智士何
舛乃尔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
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
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
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
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
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
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
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

一死斬盡葛藤

蔣云著武安

君之功引起殺武安之罪應侯不徒在任鄭安平之誤也

二語明揭范睢罪案

茅坤曰如此結束如
此過脉騎龍手也

○惲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
○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
○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
○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
○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蔣云鐵線湊妙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
聞先生相李克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
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膝聾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宏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

唯之說正乘主內疑
穰侯之時澤之說亦
乘隙內慙之時兩人
固同一轍

三段雖問問答而
机鋒相對
董份曰惟直答然字
最妙詞少緩氣少歉
即挫矣
凌約言曰四時句此
一篇主意後反覆議
論要不外此
陳仁錫曰盛氣而待
之忽降心而從之有
識見人自爾不同

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三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

亦以感怒
怒容可掬

二句是進說本旨

辯智之期之所期

効也

陡起高波直刺心坎

援引三人所以通應
侯應侯却語語撇開
說使人無從捉摸真
絕世聰明

急來緩受緩來急受
每每高應侯一著

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
與七意絕相反語警奇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
得情○周○
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
竭力
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慄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
言為商君何不可
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
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言為吳起亦何不可
行行義不避難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
言為種亦
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
何不可
貴而不驕息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

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
強詞出以正理如此正難折辨
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
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
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
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
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
陶雖死無憾悔語慷慨動人
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
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

間隙可乘

橫插此一難一點便佳下文又極言四子之禍全篇局勢亦俱醒躍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已為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

王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

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

有。所。顧。忌。矣。

此。作。疑。問。此。后。暢。解。不。復。

輕。逗。正。意。

言身會見 卷二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添一白起又帶一范
蠶筆舌之工無不縱
橫如意

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不。可。為。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見。白。起。不。可。為。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戰國之士開口便說
不畏死却正極其畏
死雖雖死無憾悔實
是強詞故澤反覆以
死勤之

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
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
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禽勁吳令越
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
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謂往而不能返者也同伸說四子功成被禍總為應侯寫照
避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
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
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
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
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繇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
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
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

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同秦。

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亦不減于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

鄒以讚曰：未兩轉甚
矯健有力

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

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

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驕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

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阨，惡能激乎？

范雎才智士也，而少公爾之心。其設謀畫策，使秦漸成帝業

不可謂無功，而以私憾斬武安，使秦失干城之將，是功不足

以救過也。又任鄭安平代將，喪師降仇，至藁蓆請罪，嗚呼！何

其明於料穰侯而闇於用安平豈非爲私恩所掩乎若然以國家之重任供一已報恩報怨之私睢此念不甚於穰侯者耶夫穰侯屢立大功以太后之親富逾王室人見睢驟奪其權多爲穰侯惜不知穰侯之貪欲無厭自足以殺身其幸得保令終於陶者睢全之也夫功臣末路最難居耳使穰侯不遇睢王日疑而貪日甚未有不爲商君續者亦如睢不遇蔡澤其末路正未知如何矣何也受恩太深則責備太重當計無所出之時得澤反覆點醒遂借一澤以卸肩澤之才雖未必及睢而磊落之氣寬綽之懷不瑣瑣於恩怨不戀戀於權

位其知亦足多焉余姊嘗謂蔡澤爲范睢功臣然則范睢亦穰侯之功臣也歟○范蔡傳是太史另一種筆墨奧衍宏闊與他傳迥異觀其敘被誣幸脫之由數語而曲折詳盡匿車下走之巧一觸而機智旋生說未行則如春風浸人徐徐而來說已動則如鷺鳥攫物緊緊不放絡秦王如慈母之弄嬰兒語語中其窳會排四貴如巨靈之摧枯朽實實肆其驅除玩須賈於稠人廣坐之中如傀儡登場兼扮兼演任安平致喪師降敵之罪懼措置無狀請死請憐接上下則嶺斷雲連鬪機鋒則兔起鶻落以一人之區區恩怨幻出萬疊烟波以

兩士之悻悻爭衡化作一堂揖讓其大處則天空海闊叠嶂層巒其麗處則璇室瑤臺珠簾畫棟洋洋乎大觀也

此處為書影印之文字，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合傳起處兩兩提明
後串序二人事或分
或合文有體裁

廉藺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傳主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一。問。精。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

就一事看出相如智
勇眼力不凡相如屈
身事之必非無意
使曲在秦而直在趙
則趙之氣壯而秦之
氣奪矣后之魄柱碎
璧秦不能強取完璧
歸趙秦不能加誅定

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燕弱
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
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
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
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
璧可予否相如曰秦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
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
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
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
○以曲予秦得勝在此
○慨然自任
○已定

於此一言盡人國事
當具此識

自逃自解詞令最曲
諷刺最深

○主。
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明眼看破
○權智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
○入手豈輕放過
○神勇如生
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
○借他人口罵之
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
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
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
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
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
○次責以禮
○尤無禮

直說

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璧俱色壯決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作態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妙着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

鍾惺曰古人作奇事皆有至理秦強而趙弱一段至理至論也

徐退山曰左右猶在壁上起見秦王識量自出左右上厚遇相如非求璧初局矣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須如此齋制之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

頗一戰將耳乃能為
此訣詞是與呂館甥
稱立圍以謝秦于忠
肅爰立邲王以拒也
先同一定見豈得徒
以戰將目之哉

侃侃烈烈氣盛詞雄
繪出相如容聲活活
欲動如見如聞

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
一難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
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
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
如之胆矣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音。缶。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跪
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

李贄曰節節見相如
智勇俱妙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
懌為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
甌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住。法。勁。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
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
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
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

蔣同菴曰古人爲國愛才如此秦之畏趙又不獨在二人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不然相如一辨士頗一戰將耳

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鴛鴦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是。兩。人。合。傳。

頗亦奇人。

一篇鎖紐。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按趙奢勝空驚人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抑他。人。專。美。相。如。

應。上。

鄧定宇曰寫相如意秦王狀煞有精神兼扮兼說卽王摩詰詩話相似

鍾惺評曰豈有十五城易一璧者分明是豪奪局耳亦欺趙之無人也一相如持璧入秦而秦始畏相如并非畏趙意不在

穰矣。澠池之會。相如從廉頗守。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已伏二人引車之案。二人皆古大臣。頗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人徒以完璧歸趙。澠池抗秦二事。艷稱相如。不知此一才辯之士。所能耳。未足以盡相如。惟觀其引避廉頗一段議論。祇知有國不知有已。深得古人公爾國爾之意。非大學問人。見不到。亦道不出。宜廉將軍聞而降心請罪也。人祇知廉頗善用兵。能戰勝攻取耳。亦未足以盡廉頗。觀其與趙王訣如期。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之語。深得古人社稷爲重之旨。非

大膽識。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鍾伯敬謂二人皆有古大臣風。斯足以知廉藺者也。篇中寫相如智勇純是道理。爛熟胸中。其揣量秦王情事。無不切中者。理也。措辭以當秦王。令其無可置喙者。亦理也。卒禮而歸之。非前倨而後恭。實理順而人服耳。觀其寫持璧睨柱處。鬚眉畢動。進退此左右處。聲色如生。奇事偏得奇文。以傳之。遂成一段奇話。琅琅於汗青。踰糜閱千古凜凜。廉將軍居趙。事業甚多。史獨紀其與上訣及謝相如二事而已。非畧之也。見此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槩廉將軍矣。讀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

諸史卷之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
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
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
與齊潛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

陳仁錫曰好奇偉倣
儻之畫策一句寫盡
仲連品格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
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
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
與齊潛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

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被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音容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

鮑焦抱木而死人以不能自養其一身其無從容而不知非也連蓋以焦自况

蔣同卷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言周以天子而求諸侯事之常也而齊猶不能忍其求至此之今魏與秦敵也而顧恐其求而欲帝之耶

李贄曰絕妙絕妙不得不助趙救趙矣夫既為之僕則烹醢任之矣乃僕則甘心烹醢則快然何也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如○何○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

人子諸侯各分足以相制引紂事證之結出此意而詞意自吐可耐尋味

夷維之迂愚如此往無不窮鄒魯之巨寇傲然不顧絕好帝秦証佐引來恰自貼合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聽而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

時鄒君死。滑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雖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

鍾惺曰：此接要緊是文章，閱目見不帝秦一着於信陵救趙得力。

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出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誣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連有儀秦之辨。而近道者也。觀其與新垣衍論帝秦之害。情真理確。愈刻愈見其妙。不特衍不敢置喙。卽天下聞之。亦當俯首稱是。至今讀者猶悚然不寧。守義持正于戰國人物。當首屈一指矣。蓋儀秦輩皆竊世主權。要以賣弄尊榮。而連獨

持高節。不肯任職居官。又能爲人排難解紛。天下之賢不肖。皆知其爲東國高士。其位置何啻高人數等哉。一篇偉論。得太史勁筆達之。凜凜唇吻間。爲衰周增多少氣色。數百年壽考。作人到此日。僅得一士嶽立于狂風驟雨之中。不少撓使連生在秦并天下時。吾知東海之波。與西山之薇。輝映千古矣。○又曰。連爲戰國一人。其稱引商紂齊威事。頗似失倫。他本或刪去。然刪之則辭不暢達。神氣亦促。故全錄。

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
大史記載之詳與屈平同為一人
昔人以此口論於一士故立平為
大夫而舉之也

茅坤曰以議論行敘
事體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
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
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
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楚。寫離騷之妙。以兩句比擬。品題允當。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上推離騷本旨。

陳仁錫曰：放而疏死而疏，坐不廉耳。

此一段辭簡事備，合楚世家張儀傳讀之，可悟刪繁之法。

遙接。忽入敘事。屈平見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已有。

許多情事以兩長句括之點滴不漏可悟撮併之法

議論不即不離若斷若續以此讀書論古

趙神入化故史才稱龍門為最
鄧以讚曰議論序事相間法蓋自公穀二傳來

論敘相間錯雜成文合伯夷傳讀之又二筆法

成。筭。在。胸。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也。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

一言斷送乃父

以不聽忠臣

遂如此結局哀哉

拖句遞下筆勢

縱橫

又接

又入議論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疎。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

包羅古今無窮

提斷一句

繳斷一句

接又敘事

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長沙乃作懷沙之賦投汨羅以死

王章曰此贊凡四轉而語奇峻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敘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畧同蓋傳之變體也唯伯夷屈原史公所重慕故詳論之

司馬遷作屈原傳是自抒其一肚皮憤懣牢騷之氣滿昏俱是怨辭蓋屈原獲罪被放司馬亦獲罪被刑其獲罪同而所以獲罪則不同屈原宜怨司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親親也怨君蔽於讒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維持而不見用雖然惟楚有材他國多用以成霸三諫不聽則去原豈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職也其惓惓君國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讒佞之一改而高陽之苗裔不斬也無何日甚一日諸臣愚弄其君於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諸臣之愚弄

讀史管見 卷二
而不之悟。欲維持而不能。欲坐視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極。無所復之。安得不死。其辭曰。吾固知謗譽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證。兮。夫惟靈修之故也。終曰。既莫足與爲政。美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君子諒其怨。悲其志矣。若司馬之怨。不過爲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敗降虜。爲將之罪。莫大於是。天子誅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卽陵之對蘇武。亦言罪通於天。而不自諱。而司馬則諄諄懇懇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請。枉法而赦陵。福之甚也。幸武帝寬大。不以爲黨惡。竟置諸族。止以爲游說。而下於

理。在司馬自當省過認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請。而反罪之。又怨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嗚呼。旣生降矣。何用媒孽。降敵可赦。國法安用哉。故曰。司馬之怨。不宜怨者也。烏得與屈大夫同日論哉。篇首敘受讒之故。作騷之由。文情斐亶。音節激越。中敘外欺內惑。以致喪師失地。活畫出一懷王。言少事該。比國策更爲簡練。篇末慨君終不悟。已必不生。悲憤淋漓。如怨如慕。鵲啼猿嘯。聽之淚下。忠臣至死猶繫心君國。所謂身死而心不死也。眞善狀屈子苦衷。通體以敘事夾議論。一唱三嘆。出之聲調。超邁亦是國風小

雅之遺。

問所

安政

